兩般秋雨盦隨筆

兩般秋雨盦隨筆目八

方夫人詩卷

蛻岩詞

知訓見字

程少山

𩞄栗

袍

尖頭韡

頻羅庵詩

雲貞寄外書

典故歧出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太字通世

太世二字大約古人有時而通明堂世室公羊穀梁俱作大室衞大叔儀公羊作世叔齊樂大心作樂世心鄭子大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曰大子而春秋傳曰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曰世子而申生于華終生等並稱大子

忽覩

今俗忌凶納婦名曰忽親又曰拜材頭古者居父母喪而昏娶見于經傳者惟宣公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一事所謂不待貶絶而自見也舊唐書張茂宗傳德宗曰如今人家有借吉爲婚嫁者諫官蔣乂曰人家有不甚知禮教者或父居父母服借吉就親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宋時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侍奉子孫居喪聽尊長自陳驗實方許婚娶未有居然冒喪易吉而婚娶者此俗不可不禁也

陰壽

陰壽者生忌也陰而係之以壽壽而冠之以陰奇文也人以喜喪爲對工切無比杭人以福壽備而死者俗呼喜喪陰壽之說各省不行而吾杭爲甚二十年前不過營齋營奠至親素服展拜而已近則笙歌宴席無異稱觴子若孫者縗衣將事忍乎

首陽山

詩唐風首陽之巔論語餓于首陽之下馬融曰首陽山在蒲阪河曲之中一曰首山左傳宣子田於首山寰宇記云六陽即雷首之南阜或稱首山漢地理志蒲反有

首山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一曰獨頭山水經注闞駰曰首陽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一曰襄山穆天子傳云東巡自河首襄山一名薄山穆天子傳登薄山寘軨之隥一名堯山水經注云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阪三十里俗亦謂之堯山也一名中條山元和志云雷首一名中條在河東縣南十五里永樂縣北三十里一名陑山湯伐桀升自陑注在河曲南寰宇記云堯山卽雷首山山有九名亦卽陑山一名歷山一名甘棗山一名渠豬山並見括地志總名之曰雷首山禹貢曰壺口雷

首是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亘數百里故隨地異名也

左傳對

先大父好讀左傳山舟學士集句手書以賜云行道有福能勤有繼居安思危在約思純

佘太君

小說稱楊老令婆曰佘太君不知何本按畢尚書沅關中金石記云楊業妻乃折德扆之女世以爲折太君

戒殺生

戒殺亦善事也虞奉之固不必痛闢之亦不可裴晉公曰雞豬魚蒜逢著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卽行此妙法也又某相國問僧曰戒殺如何曰不殺是慈悲殺是解脫曰然則儘食無害乎曰食是相公的祿不食是相公的福此妙解也經言菩薩元制食三淨肉謂不見爲我殺不聞爲我殺不疑爲我殺復益之以自死鳥殘爲五淨肉是佛亦未嘗食素也然必窮極珍異變法烹炮則固不可袁簡齋隨園食單云鉤刀取生雞之肝燒地炙熱鵞之掌至爲慘毒物爲人用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不

得不可也至哉言乎

山魈僬僥

張船山太守有二僕一曰劉升甚長名之曰山魈一曰張芳甚矮名之曰僬僥太守作詩合詠之云一僮短小如僬僥一奴長細如山魈奴能抄書僮識字一屋高低有奇致先生或賦詩僬僥磨墨亦若有所思詩成棄其草山魈繕寫偷作牀頭稿先生燕居常閉門僬僥侍立如無人先生出游行頗速山魈一過市人縮先生醉後山魈扶僬僥趯趯猶提壺先生貧極僬僥瘦山魈搖搖

如學究僬僥喜山魈愁笑嘑幻作雙獮猴山魈立僬僥坐俯仰雲泥人兩箇山魈一嗽僬僥驚忽如天半聞雷聲僬僥一怒山魈伏左右如葵衛其足吁嗟乎先生無聊只好奇僬僥山魈亦頗落落無威儀無威儀先生怒山魈文僬僥趣詩謔而儁

願爲人婦

船山先生詩才超妙性格風流四海騷人靡不傾仰秀水金筠泉孝繼忽告其所親願化作絕代麗姝爲船山執箕帚又無錫馬雲題燦贈詩云我願來生作君婦只

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其傾倒之心夔才而兼種情可謂至矣先生戲成二律以謝云飛來綺語太纏綿。不獨青娥夔少年。人盡願爲夫子妾。天教多結再生緣。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癡情欲放顛。爲告山妻須料理。典衣早蓄買花錢。名流爭現女郎身。一笑殘冬四座春。擊壁此時無妬婦。傾城他日盡詩人。只愁隔世紅裙小。未免先生白髮新。宋玉年來傷積毀。登牆何事苦窺臣。亦詞壇一則雅謔也

蔗蟲

蔗蟲性涼吾杭極貴出痘險者賴以助漿然不可多得也廣東潮州蔗田接壤蔗蟲往往有之形似蠶蛹而小味極甘美居人每炙以佐酒姚秋芷丈承憲嘗賦二律咏之其次首云蘊隆連日賦蟲蟲獨念寒漿解熱中佳境不須疑有蠹庶生原可慶斯螽凡草植之則正生此嫡出也甘蔗以斜生所謂庶出也呂惠卿對宋仁宗語似誰折節吟腰細笑彼銜花蜜口空畢竟冰心難共語一樽愁絕對蠶風狀物極工

徐中山女

中山第三女名妙秀當靖難時金川門失守宮中火起傳言駕崩女憤痛曰當御正殿以俟之柰何出此高見阜論此與姚少師之姊同爲一時奇女

野合

男女私奔名曰野合高江村天祿識餘云女子七七四十九而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而陽絕過此爲婚則爲野合此又一說也

寓錢

寓錢紙錢也寓者謂寄形象于紙也見唐唐臨冥報錄

步

周書王朝步自周黃公紹曰步輦也人荷不駕馬也殆即後世轎之權輿

三蘇祠對

閩有三蘇祠其聯云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八大家長泰戴方伯爆手筆見周櫟園先生閩小紀

腹葬

暹黎生婺嶺以北椰瓢蔽體父母過五十則烹而食之云葬于腹中謂之得所見陸次雲峒谿纖志此較之天

葬火葬鳥葬水葬九爲蔑倫絕理眞禽獸之不若矣

鬼畏桃

殯除桃茢門設桃符相傳桃可辟鬼按淮南詮言訓羿死于桃棓注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

方夫人詩卷

山舟學士嘉慶丁卯重赴鹿鳴賦紀恩詩四章一時和者不下百餘人學士品題以芷齋方夫人爲最夫人時年八十手書和章筆力蒼勁出入南

宫宜其福與慧兼爲吾杭閨秀弁冕是卷學士歿後年餘先君於故紙中撿得之亟裝褫以供珍玩後吾妹右紉適方芑堂明府懋嗣令郎實夫人之從孫婦也遂以此卷媵之詩云公堂濟濟肅冠裳白髮當筵倍有光蕊牓曾占芝草秀宫袍重染桂枝香但論才望無前輩若在

朝班亦首行共道鳳皇將九子晚晴顏色似朝陽前賢也復遇賓興主眷如斯得未曾揮翰玉堂干氣象感

恩金闕夢觚稜公荅客詩云他生願作銜環雀飛上觚稜高處來春風語吉看

重聽冬集書存有夙徵（公有前丁卯題名錄詩）天子知公文福大頭銜仍賜一條冰四詩清越戛瑤瑛才算昇平雅頌聲有識盡能知姓氏重公原不為科名已傳鳳詔傾當世定說龍門與後生最是老懷欣阿買得隨杖履拜恩榮（猶子懋嗣今科中式）三篇眞不愧作手

蛻岩詞

夏日訪姚丈秋芷於羊城廨舍適逢其啟篋曝書手詩

餘一帙示余曰余不工此而子嗜之篤盍舉以贈余欣然受賜歸而讀之鈔錄未精而挍讐甚嚴丹黃點筆意義燦然首顏曰蛻岩詞署曰河東張翥仲舉填巫觀跋尾則樊榭老人手筆也跋云蛻岩河東人幼從父官于杭與貞居子張伯雨俱學于仇山村先生之門故詩文俱有源本而詞筆亦復俊雅不凡足繼白石梅溪草窗玉田之後惜山村伯雨詩集僅存而詞止三數闋使人有零珠斷璧之恨不若蛻岩詞二卷一百二十餘首之完好無恙也是本爲余友金君繪卣鈔于蘘田居侍御

家余從繡卣令子以寧借鈔遂得充几席研玩之娛侍御所藏異書甚多生平清介自處罷官後絕不竿牘當事貧至食粥聞其身後書籍大半散佚矣爲之累歎雍正改元十月二十三日樊榭生厲鶚書後又二行云近得張外史貞居詞一卷又校定蛻岩詞訛字消遣餘春殊不冷落第一卷內水龍吟詠西池敗荷一闋尾亦有二跋詞云水宮仙子歸來。爲誰獨立西風背。淩波夢斷。可憐零落一奩環珮。雨葉敲寒。露房倒影。秋聲驚碎。問西亭翠被。將愁何處。空留得餘香在。最憂雙飛白鷺。鎖

相依蓼邊蘋外。舞衫歌扇。有人繡出水情雲態。西子湖邊。越娘舟上。憶曾同采。甚人今（以上四十字龔氏原鈔本缺）求老。花應依舊。約明年再。跋云此詞前段妙絕後段不全令人悶恨不已又跋云雍正甲辰在趙谷林小山堂得李西涯南詞本校添爲之大快其他佳詞不及備錄此本未知已付梓與否當攜歸以俟好事者之采摭焉

知訓見字

古人於知字往往作見字解左傳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注云喜見于顏色呂氏春秋文侯不悅知于顏色

注知猶見也淮南脩務訓奉一爵酒不知于色亦作見字解

程少山

程少山晉杭之名諸生也連試秋闈不售遂橐筆遨遊始而江西繼而廣東名公鉅卿爭迎倒屣余在家初未識面至粵中始得訂交深相結契雅善作書行楷篆隸靡不精妙尤工鐵筆嘗爲余作七十二鴛鴦樓印一方章法匀整筆意遒媚邊跋古雅直造山堂小松之室詩詞多不自收拾曾爲余書聚頭扇因錄存數首莫愁湖

云春愁鄉思兩模糊怕憶家山好畫圖剛把西湖拋撇了又教儂見莫愁湖幼婦新詞四壁收至今爭說舊風流美人不是無情物未必當時竟莫愁無題云卍字欄杆亞字牆玉梅花下小蘭房金鐶低扣聲先透銀燭輕搖影故藏入座漸聞香子細隔簾徐聽佩丁當等閒未肯輕相見半是銷磨杜牧狂沈沈良夜解明璫細數閒愁睡不遑慣作長吁眉鎖黛時聞小語口生香銀釭焰冷還相對鐵馬聲淒更自傷知道夜深寒氣重褪將半臂却分郎亦可以見一斑矣

觱栗

說文觱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觱栗冬月寒氣觱發其聲似之豳風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注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吳下田家志引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正謂風吹籬落聲似觱栗與詩意合田家之歌咏可以上媲風騷矣

袍

逸雅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事物紀原以爲始于宇文護困學紀聞以爲始于隋大業皆非也漢輿服志周公

抱成王燕居故以袍物原傳說作袍古今注袍者有虞氏卽有之則其制由來遠矣

尖頭鞾

釋名鞾本武服趙武靈王所制常短靿以黃皮爲之後漸以長靿唐馬周以麻爲之殺其靿加以氈開元中裴叔通以羊毛爲之筆談曰北齊全用長靿鞾續事始曰故事皮鞾不許著入殿省馬周加飾乃許也周煇北轅錄淳熙中張子政往賀金國生辰其俗無貴賤皆著尖頭鞾又釘鞾見明史禮志百官入朝遇雨皆躡釘鞾聲

徹殿陛太祖令爲軟底皮鞵冒于鞾外出朝則釋之

頻羅庵詩

山舟學士以書名海內而詩爲所揜然一篇之成名流膾炙傳詞獨絶逸趣横生洪稚存太史評其詩如山半鐘魚響叅天籟是也公嘗曰吾已爲人役書那堪更爲人役詩因不嘗作公又自言吾詩無所師承而許周生駕部獨謂其瓣香丹淵學士亦以爲知言也

雲貞寄外書

毛雲貞楚人夫戍伊犂毛以書寄至山東道上有人拆

而閱之遂流傳其稿洋洋數千言詞意絛幽神情悽惋眞好家書也是書繆蓮仙先生艮曾刻入文章游戲中近廣東有人于隨筆詩話中采列點竄塗改全不成文後之讀者宜從繆本爲是

河東山西

河東山西一地也唐京師在關中而其東則河故曰河東元京師在薊門而其西則山故曰山西各就幾甸所近言之也

雙聲

南史既佳光景當得劇碁一語四雙聲以今音考之光景二字不協景字須作耿字音方合然考隋避丙字以景字代之則音又不同究未知景字六朝作何音也

黃雀銀魚

明史言桂文襄萼在位有素絲之節按文襄當軸其故人自家遣僕人至京道地送黃雀銀魚二壜其實中皆黃白鏹也桂謂僕人曰此地不好傳語而主南京去罷不日除南京大理寺卿故時有句云若非黃雀銀魚力安得南京大理卿審是則史言不實矣

土饅頭

古語云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箇土饅頭謂墳也近有人又有句云城外多少土饅頭城中盡是饅頭餡更警動

罷宮詩

王笠舫大令衍梅罷官後贈李芸甫水部句云春在花光濃淡裏官如山色有無中讀之失笑嚴少峯太守罷守杭州許周生駕部宴之于孤山蘇公祠贈長律一首句云無端冷暖天難測如此湖山感易生讀之發慨

饁婦吟詩

東坡聞新會有仙訪之至古博里遇村婦肩饁具蓬髮短衣胸露兩乳口占詩曰蓬髮星星兩乳烏朝朝擔飯去尋夫婦應聲曰是非只爲多開口記得朝廷貶汝無言訖不見見考甄志

百花冢

廣東番禺白雲山有百花冢明季有彭夢陽者眷一妓曰張喬喬歿後埋香于此諸名士各執一花環植其墓因謂之曰百花冢今已頹圮有鍾君者糾同志重修之

翰苑吏

前明翰林院有孔目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據案細讀疑誤輒告劉嗣明嘗作皇子剃胎髮文內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爲長堪爲君眞善頌也吏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語忌爲嫌既克長又克君殆不可用也劉乃悚然易之此吏可謂深識體裁者矣

西施封神

蕭山土地祠爲西施閻百詩有詩紀之見潛邱劄記又毛西河九懷詞載宋淳熙中勅封西施爲土穀神曰苧

蘿村土地先施娘娘

朝僢

陳士元孟子雜記轉附朝僢朝當讀如朝夕之朝衞有朝歌齊有朝僢皆以俗好嬉遊故名其地其說甚新

郭汾陽

郭子儀封汾陽王而郭淮亦封汾陽子是古今有兩郭汾陽矣然以令公之勳空前絕後則伯濟之績不足言也

通文

李太白尋常談論俱成文理此其天才儁逸豈人所能及者今有人信口談吐好為藻飾而又鉤聯格磔舌本連蜷使聽者倦而思臥無怪宋義康王云身不讀書毋庸以才語相對也

家弟家孫

今人於尊者言家於卑者不言家晉戴逵呼戴逯曰家弟班固書集稱孫曰家孫則知古人反不拘此又謝安石謂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家尊謂其父右軍也則稱人之父亦可曰家尊

李東白

京山李東白以能詩名黃鶴樓七律最佳後舟過雲夢吟詩拍手一笑躍入水死見漁洋香祖筆記何姓名蹤蹟俱與太白相類耶

物理

物理之精微多有不可解者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則動南倭海蚌淚著色晝隱夜顯沃山石滴水著色夜隱晝顯禾結實于野而粟缺于倉蠶珥絲于室而絃絕于戸狐夜察蚊蚋而晝不辨山岳

龍目眯諸物而力能破金石他如雪至潔也而有蛆銀至堅也而有蟻火至熱也而有鼠冰至寒也而有蠶虬聽以掌鱟孕以目水母目蝦瑣蛣腹蠏蟻以倒行蠅以仰栖葧薺化銅胡桃斷鐵翡翠屑金羚羊破鑽角遇甘草而堅牙遇木賊而軟水之冷而有溫泉火之炎而有寒燄橘踰淮而爲枳樟過贛而化榕蜒蚰至弱而殺蜈蚣鼴鼠至小而制獺豕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則窮理之功難矣

舉皋陶

呂望舉于釣夫人知之後漢書馮衍顯志賦皋陶釣於雷澤兮得虞舜而後親則亦舉于釣也

冥婚

今俗男女已聘未婚而死者女或抱主成親男或迎柩歸葬此雖俗情亦有禮意宋康與之昨夢錄云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則眞奇聞矣然周禮地官媒氏禁嫁殤者則冥婚之說似古已有之

名字通用

甲第貴宅也科目也蒲盧蒲葦也蜄也夏小正十月元雉入于淮爲蜄注蜄蒲盧也果蓏也禁中大內也囹圄也闌干廊廡也眼眶也夜深也圖書經史也印章也玉版牋也帖也筍也歲[illegible]花也鎖也鴟夷盛物器也河豚也黃門奄人也給事也貂璫貴戚也近侍也典刑老成人也大辟也飛廉人名也獸名也管仲人名也藥名也皐陶人名也古木也考工記鞹人爲皐陶鄭司農注古木也闕內閨門也國門也摴蒱博具也海蜇也苜蓿馬芻也訓士官祿也緇衣僧號也詩禮篇名也王孫芳草也蟋蟀也杜鵑花名也鳥名也龍鍾竹

也老態也芙蓉水花也木花也山峰也劍也面也鏡也帳也琅玕美石也竹也船舟也衣領也三尺劍也刑法也玳瑁美石也龜甲也玉環貴妃名也唐睿宗所御琵琶名也夜光螢火也珠也璧也月也酒盃也玉樓仙人所居也兩肩也胸蠡腮潤蚯蚓也漢縣名也丹書刑書也誓書也屠蘇庵也酒也五經聖籍也酒器也大有卦名也豐年也玉堂發幸之舍也翰林也夕陽山西也斜日也郎中官名也醫士也五更養老名也譙鼓也庶子官名也支子也庸峭聳拔也承梁小木也小蠻美人名

也酒榼也一流人品也銀數也律令國法也咒語也枇杷果名也農器也金井井欄也梧桐葉上花紋也秋水劍也眼也繡毬獅卵也花名也滿天星花名也爆竹也過山龍吸酒器也山轎也虞美人花名也人名也詞牌名也元宵節名也湯糰也九華山也塔也燈也牙籤剔齒也書簽也參差不齊也笙也消息周易卦氣也花名也詞牌名也魚目假珠也漢武馬名也

十二時

古無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而不言時周禮馮相

氏言歲月日辰而不言時古所謂時者三時四時皆指春夏秋冬也後世歷法漸密于是乎日分爲時左傳卜楚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杜注則以爲十二時雖不立干支之名目然其曰夜半者卽今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禺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月昳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日分爲時始見于此後世一日分十二時每時又分爲二曰初曰正而選擇家以子初爲壬時丑初爲癸時寅初爲艮時卯初爲甲時辰

初爲乙時巳初爲巽時午初爲丙時未初爲丁時申初爲坤時酉初爲庚時戌初爲辛時亥初爲乾時卽今憲書所謂寅申巳亥月宜用甲丙庚壬時子午卯酉月宜用艮巽坤乾時辰戌丑未月宜用癸乙丁辛時是也錢辛楣曰都門法源寺見遼舍利函後題甲時又戒壇寺遼法禪師碑後題乾時又遼石幢二一題庚時一題坤時蓋金遼石刻多用斯爲記也

薜荔

薜荔蔓生牆垣俗名巴山虎山谷閒多有之楚詞山鬼

云被薜荔兮帶女蘿是也梵言薜荔猶此言餓鬼出大藏服字函漁洋山人香祖筆記載之因思薜荔所結之果俗呼鬼蓮蓬杭人取其子沁作涼菜名曰連荳腐皆有所本也

朱儒

人之形貌由於天賦晏子不滿七尺而爲齊相裴公不滿七尺而爲唐相夫何害焉然古人往往貴長而賤短詩曰頎而長兮又曰碩人頎頎鄒忌八尺而自娛曹交九尺而自負至臧武仲則魯人有朱儒之誚侏儒本訓

短柱廣雅作株檽即梲也故以況短人初學記人部下引占夢書曰凡夢侏儒事不成舉事中止後無名百姓所笑人所輕矮子之爲人姍笑如此可怪也

對聯

嘗見有人寫對句云拳石畫臨黃子久膽瓶花插紫丁香愛其工巧不知爲何人之句頻羅老人嘗集蘇句屢喜書之獨攜天上小團月茶也自撥牀頭一甕雲酒也

妯娌

娣姒廣雅始作妯娌方言作築娌郭璞曰關東兄弟婦

相呼曰築里

妻作夫誌銘

妻作夫誌銘古今止一見高文虎蓼花洲閒錄載云熙寧末洛中有人耕于鳳皇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乃婦人撰夫誌銘其文曰君姓曹氏名禋字禮夫世爲洛陽人三十歲兩舉不第卒于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閭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婣篤行能文何其天之如此也惟余聞之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之閒者生

死數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于鳳皇山之原余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爲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浮其死也休終何爲哉慰母之憂婦人而能文達理如此亦所罕見按此誌洪容齋五筆亦載之而較此爲畧豈傳聞異詞耶

帳

今謂簿籍曰帳目按漢武帝記明堂朝諸侯受郡國計

注顏師古曰計若今諸州之計帳則此字之來已古然韻書只訓幬訓帷而無以簿籍爲義者俗作賬非

葵扇

廣東新會縣出葵扇葵非蕉也騷人詩詞往往俱賦蕉扇其實蕉不可以爲扇故並無是物且古人亦止言蒲葵不知何以訛爲蕉耳

柴窯

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想見當日出樣之巧陸魯望詩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峰翠色來此尚

在柴窰之先不知何時所作漁洋山人言曾見一貴人買一柴窰盌其色正碧流光四溢余昔見何夢華丈爲芸臺宮保辦貢得柴窰一片鑲作翠牀色亦蔥倩可愛而光采殊晦或尚是均窰混眞然價已二十金矣

詩評

洪稚存太史作詩評共一百餘人每人系以八字中惟孫淵如先生獨加少日二字曰孫觀察星衍少日詩如天仙化人足不履地豈以晚年癖耽金石有傷風雅耶

咏旗亭畫壁詩

田大令溥句云地當梅市宜浮白詩入梨園亦汗青對仗工切

秩

王制九十日有秩故以九十為九秩據此亦止九十可稱餘不當通用也然容齋隨筆云十年為一秩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蓋秩有次序之義故借作十字用也今人曰七袠八袠又改秩為袠袠書衣也並未有作十字解者不知何以傳訛也或曰唐蕭至忠傳官秩益輕杜少陵賦六

官咸袟本秩序之秩誤從衣從失今之譌亦由此來耳

任城太白酒樓詩

任城太白酒樓詩多矣余最愛大興舒鐵雲先生七古一篇云結客須結賀知章相士須相郭汾陽此時當浮三大白天地中間一酒國公不必飲酒樓上眠樓不必因公被酒傳但道公曾飲此地至今往往有酒氣七尺之軀百尺樓出亦愁入亦愁作詩尚有杜工部上書安得韓荆州除非天津橋南董糟邱爲公屈注廬山瀑橫卷滄海流漢江三百綠鴨頭黃河之水天上不再收感

公痛飲日惜公狂吟身讀公古樂府知公謫仙人一斗亦醉一石醉萬古長愁無價賣海上釣鼇鼇無竿江上騎鯨鯨無鞍身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脫千金裘飛上鳳皇臺踢翻鸚鵡洲沈香亭花見羞夜郎國鬼與謀須臾湯泉火城貉一邱惟有青蓮花開千秋我欲醉折花枝當酒籌而乃眼前突兀見此樓奇氣鬱勃讀之可下酒一斗

硯瓦

演繁露唐以前無石硯多用瓦硯今天下通用石而猶

概言硯瓦也一說唐用鳳池硯硯中凹如瓦故曰硯瓦米元章云唐鳳池硯中凹受墨故用筆一援墨飽而筆鋒已圓作書無不如志今硯面平正一經蘸墨筆鋒或扁或側此其所以不如古制也是非精于書者不能知之

太公

孟子曰若太公望是太公名望也史記齊世家云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封于呂尚其苗裔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是又名尚也索隱引譙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是又

名牙也路史炎帝紀云吕渭字子牙是又名渭也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符子曰太公涓釣于隱溪是又名涓也一人五名將何適之從以臆斷之望是其名子牙是其字尚是其官名所謂師尚父是涓則以得太公于渭陽因以名渭附會涓則又涓字之訛也

行酒之法

行酒以碧筩爲最雅鞋盃則俗矣虢國夫人以鹿腸懸于梁閒結其兩頭實酒其中欲飲則去其結而以口就吸之雖豪而實不韻金章宗以軟金葉灌如冬瓜片製

爲酒器令飲者愈吸愈不盡名曰醉如泥但究不知其製若何宋楊某諂事卞繪令其妻以兩手捧酒就其口飲之名曰白玉蓮花盞抑何無恥

鄧會

吾杭學使者去任後例于西湖設長生祿位門弟子春秋瓣香名曰某會而其始則權輿于鄧會也聊城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淛江山舟學士于其歲試補博士弟子員去後因糾集同門𢭏爲此舉迄今幾及八十年香火不衰春秋來者皆本人之孫曾輩矣鄧公督學江左

時有童生年四十餘視其卷署祖名可法詢之眞閣部孫也蕃督師赴揚寄孥白下有孕妾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脈因家焉閱其文疵纇百出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

伏波

今人但知馬援爲伏波將軍不知漢武帝時路博德討南越封伏波將軍又三國志魏將夏侯惇亦封伏波將軍

壽堂

今人於父母誕辰鋪陳慶祝之地名曰壽堂大不可也陸士衡輓歌云壽堂延魍魎注壽堂祭祀之所也又和靖先生壽堂詩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讀此可知矣

姬

葉石林燕語曰婦人無名以姓爲名如王姬伯姬皆姓也後世不知遂以姬爲通稱甚至虞美人亦稱虞姬然按左氏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虞獨非姬姓乎美人虞國之後獨不得稱姬乎惟後人以爲姬妾之姬則失其

初耳

馬精化蠶

干寶搜神記謂馬皮卷女而化爲蠶其說不經然馬之與蠶兩相感召古者后妃享先蠶天駟也又蠶神曰馬頭娘又周禮禁原蠶者恐傷馬也又僵蠶擦馬齒馬即不食又蠶蛹治馬瘟其理不可解馬精化蠶或者有之而干寶之說則與槃弧娶顓頊女生男爲犬戎一例荒唐也

白髮

說郛載有人咏鑷鬢云勸君莫鑷鬢毛斑鬢到斑時也自難多少朱門年少客被風吹上北邙山較坡翁白髮詩尤爲婉摯又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別有感慨袁簡齋大令詩云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此另是一副議論文人之筆何所不可

蘇小小

蘇小小有二人皆錢唐名倡一南齊人人人所知也一宋人見武林紀事明郎仁寶七修類藁述其事云蘇小小錢唐名倡也容俊麗工詩詞姊名盼奴與太學生趙

不敏款洽二年趙益貧盼奴周之使篤于業遂捷省

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能落籍不能偕行趙赴官

三載卒有祿俸餘貲囑其弟趙院判分作二分一以與

弟一致盼奴且言盼奴妹小小可謀致之佳偶也院判

如言至錢唐有宗人爲杭倅託召盼奴而盼奴已一月

前沒矣小小亦爲於潛官絹事繫廳監倅遂呼小小詰

之曰於潛官絹汝誘商人百疋何以償之小小曰此亡

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德盼奴泉下

亦不忘也倅喜其言婉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耶小

小曰趙司戸未仕之日盼奴周給後授官去久盼奴想念因是致疾不起倅曰趙司戸亦謝世矣遺人附一緘及餘物一罨外有伊弟院判寄汝一緘乃拆書惟一詩云昔時名妓鎮東吳不戀黃金只好書試問錢唐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小默然倅令和之和云君住襄陽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事無倅乃盡以所寄與之力主命小小歸院判偕老焉元遺山虞美人詞云槐陰別院宜清晝人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

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此趙氏之蘇小小也。春渚紀聞載南齊蘇小小墓在錢唐縣解舍後縣原在錢唐門邊去西泠橋不遠而元人張光弼詩香骨沈埋縣治前。西陵魂夢隔風煙。好花好月年年在。潮落潮生最可憐。注墳在嘉興縣前。此必宋小小墳耳。院判吳人。安知不住嘉興耶。竹垞老人力辨小小墳在秀州。以錢唐之墓爲妝點。若知此條。則杭嘉各得其一。何必蹈爭墩之習耶

邱嫂

楚元王傳高祖過邱嫂餐聞戛羹聲張晏曰邱者大也長嫂之稱也應劭曰邱者嫂之姓也孟康曰西方呼亡婿曰邱婿邱者空也言兄已亡空有嫂也三說似張爲長

吳日章

七脩類藁吳日章成化時澉浦軍人恆以詩句斷人禍福有縣佐問之批曰癸巳年喜連連正月十五打秋千至期縊死有書手方六七歲其父以命問之批曰袖中一管羊毫筆寫得杭城神鬼驚後乃擅名書手一舉入

問之批曰人間金牓出天上玉樓成後會試放牓之次日病卒陶篁村全浙詩話引某書亦載此人但吳作胡判一人云一雙紫燕落池塘紅粉佳人繞畫梁後二子戲於池邊同時溺死其妻悲憤自縊又判一人云待等明年五月五枯竹叢中苦又苦果以次年端午日山行竹根刺足墜崖而死術亦神矣哉

進士不讀史記

宋荔裳方伯在塾讀書時有岸然而來者則一老甲牓也問小兒讀何書以史記對問何人所作曰太史公問

史公是何科進士曰漢太史非今進士也遂取書閱之不數行輒棄去曰亦不見佳讀之何益乃昂然而出此事王新城尚書香祖筆記中載之夫方伯非妄語者也尚書非妄記者也世果有如是之甲牓耶異矣

口語成讖

金主亮制尖韈極長取于便鐙足底處不及指時謂之不到頭又制短鞭時謂之沒下稍宣和閒婦人鞵底以二色帛合成之名曰錯到底理宗朝宮人梳髻曰快上馬曰不走落後俱成讖皆服妖也

虎狠

人之剛烈過分者固猝不可近然尚有可解而陰柔者遇之則有死無生夫虎性至剛烈也然歷觀類書所載義虎救人之事不一而足而狠則從無聞焉此虎所以或有比大人君子之時而狠則亘古得小人之目也

後身

輪迴之說釋氏樂道而儒者勿言然古今記載往往有之如周穆王爲丹朱後身韋皐爲諸葛後身王曾爲曾子後身蘇軾爲鄒陽後身王十朋爲嚴伯威後身張方

平爲瑯琊寺僧後身岳武穆張睢陽爲張桓侯後身宋高宗爲錢武肅後身趙鼎爲李德裕後身南唐後主爲錢俶後身眞西山爲草庵和尚後身史彌遠爲覺闍黎後身胡濙爲天池僧後身常遇春爲關壯繆後身王陽明爲天台僧後身史閣部爲文信國後身則再來之說或亦有之未可以爲盡渺茫也

同氣之異

伍員伍尚之各行其志孔明子瑾之各事其主皆並行而不悖也而文文溪壁則異是信國之忠義照曜天壤

爲之弟者不死猶可也從而仕元無耻甚矣當時譏以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其實兄難而弟不難也

阿蠻

楊妃小字外傳及諸書皆曰玉環而唐狄昌詩云馬嵬烟柳正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地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似妃又小字阿蠻然徧考他書未有見者且阿蠻楊妃並用文法亦似重疊若以蠻瞞音近明皇小字阿瞞則本朝天子臣下不應如此輕薄姑存之以

待博識者

妒律

嘗見妒律一書題廣野居士述不知何人雖屬遊戲亦頗組織因全錄之以資笑劇○名例一凡婦梳頭臨鏡篤言從鏡中見夫與婢目挑遂生嗔毒罵併及丈夫者擬坐以斷罪不以律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迷網沉淪鬧蟻聲而驚夢疑圍莫解飲弓影而成痾是以披畫圖而含哀詢洛神而赴水羣狐滿腹載鬼一車以莫須有之情比將毋同之律罪由自召人亦何尤一凡婦允

夫宿妾日閙反覆議明及至更深猶復令妾針紉若或忘之者擬坐以公事應行稽程律笞二十遲至三更者加一等判曰春秋盟會成事定於一言戰國縱橫趨向決於片語乃爾拘牽薄務似存退悔之心演習虛文無非出納之吝雖曰健忘當不至此爰引律法猶覺從寬一夫與婢有染妻乃去婢小衣以秦椒等辛辣之物納入婢女私處此照以穢汙入人口律加等發黑龍江給披甲爲奴判曰荳蔻猶含殊苦鹽梅之味牡丹初放何堪薑桂之投卽蛇蝎以爲心無此毒也本豺狼而成性

豈其然乎按律無可援引加等從嚴究擬○吏部一凡婦見夫外入故拈針線兀坐不語及再三詢之一推而起擬坐以無故不朝參公座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慵拈倦繡祇念遠人默坐低頭爲懷遊子未有室家靜好琴瑟和諧見良人而轉嗔聞温言而添恨者也婦德無極女怨無終律以朝參正斯壼範一凡婦有病在牀沈沈藥餌仍令腹婢稽查丈夫與妾偶語等情擬坐以納交近侍官員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珠沈玉碎肯使鸞鏡塵埋栁折花殘不許鶯簧舌囀卽曰關心者亂奚

須壁後置人若云在家必鬧夫豈沙中偶語今乃展轉反側殊多密探之煩而迷夢沈吟祇厘他山之慮官箴有玷自當屏絕於遐荒壼範斯徵勿致悍成於跋扈一凡婦每見人之內眷必苦勸不可令夫納妾娓娓不倦擬坐以同僚代判文案律杖八十徒三年判曰畫樓秘閣共談閫內之私密室柔情細訴胸中之壘聯牀握手附耳訂謀豈誠永潚話長祇爲深閨討遠老瑁衣鉢官家忽使空閨少婦傳燈阿郎決難二色比目何堪瘤贅並頭那許駢枝第彼婦各具肺腸漫勞人別黎帷幄家

有制度事屬越庖自謀已非代人難恕○戸部一凡婦每同婢妾觸牌點韻嘻笑一堂忽聞主人聲息悉皆屏去擬坐以脫漏戸口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紫罽平鋪象牌齊翻玉筍霞箋試展班管漫拈瑶詞乃老子與復不淺而羣芳吹散因何是豈楚卒聞歌競解中宵之甲抑亦蘇生挾策惟深兼併之防罪坐發縱奔逸免究一凡婦值夫偶宿妾室便偃臥不起只推有病及再三安慰不覺盈盈淚下擬坐以戸役不均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自是桃貪結子故尋樹底留紅原非浪逐癡兒疑

作花間戀蝶不知樛木下逮方可螽斯衍慶爾乃烏嗁
殘夢憐春色之將闌花擾獨愁恨秋梧之早落猶然心
懷固寵念舊愛而情傷志切專房分漸恩而腸斷菀枯
頓異徒杖有歸一　凡婦容夫納妾限夫往妾所止以一
更爲率遲歸則怨望詈罵擬坐以丁夫差遣不平律杖
六十判曰命將出師最忌從中掣肘濟人利物應須忘
分推心如其箝制刻期恐致工多限促必欲束縛計晷
定然此怨彼嗟苟發縱之不公當援律而予杖一　凡婦
無子畏人清議陽爲娶妾私禁冷室不令丈夫見面擬

坐以田地荒蕪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歷歲深耕旣
無薄穫憎人多口妄挾陰謀縱不學司馬公夫人飾之
入院何至如白太傅內子不使進幃鴉過長門夢斷朝
陽日影魚封永巷魂消巫峽雲蹤女有罪而幽囚耶何
辜而乏之後荒我田疇律難輕貸一凡婦見妾生子故將
家業施捨僧尼搬運母家併與出嫁女狼藉無度擬坐
以盜賣田宅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珠非蚌出奚憐金
穴銅山簇自我操卽欲沙揮泥洒綺丸薇野翠玉成塵
神誕佛生結福緣於渺渺老嫗少婦塡谿壑於年年甘

心若敖之鬼寧惜叔孫之兒惡其縱恣律以擾亂一凡婦鬪親戚朋友娶妾卽行毒罵併自咒以及父夫擬坐以把持行市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城門失火未嘗殃及池魚滕國防危便爾憂先築薛含沙射影足徵鬼蜮之爽打草驚蛇預作綢繆之計罪狀似難比擬情形那可姑容律以把持賞爲允協一凡婦無子恐夫買妾強立己姪或抱螟蛉擬坐以斷人宗祀律杖一百刺配寧古塔絕產沒官父母兄弟不行解勸連坐判曰妬蚌難胎久慮蛾眉之入室牝狐幻術陰營蜾負之良圖乃欲

代馬以牛更恐以武繼李科其罪狀投豺虎而誰憐揆厥私衷餒祖宗而莫顧擬減等於大辟宏施法外之仁藉絕産而入官詎資異姓之孽在昔設謀決計事雖首自妖姬然而黨惡模棱罰難逭於醜類禍因滋蔓連坐非苛一凡婦歸寧父母必將丈夫凌妾挈之同往擬坐以拐帶人口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情懷水火原非蘭茝之和意介干戈素乏壎篪之雅攜手同歸是何心也與子偕往保無他乎察其畧取之情治彼杖徒之罪一凡婦與夫議明或三六九或二八日分潤於妾乃至

期齟齬不令夫往擬坐以收支厯難律笞五十再犯者加一等三次者杖六十徒一年判曰三分有二宜加服事之誠取二用三古有貪殘之戒爾乃渝盟割地輒懷猶豫之衷役志侵漁漸現饕餮之態當與不與律固有條初犯從輕再犯加等一　凡婦故令陋婢強夫枕席以塞娶妾之念擬坐以良賤爲婚律主婚者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錦衾璀璨自宜軟玉溫香繡帳氤氳可無穠桃翠柳雖實命不同允共葑非薄采而承恩非貌奚堪魑魅偕歡因濁酒麤布之謠豈醜妻惡妾之解進以匪

匠實爲亂羣責有攸歸誰職其咎一凡婦使婢年已長大不令蓄髪恐丈夫有見獵之喜擬坐以嫁娶失時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芳草無情隨春來而漸茂綠楊何意因時至而垂絲惡竹筍之衝簷删其鳳羽嗔薔薇之踰架翦彼蓬心自崔夫人不許麗服而袁紹妻遂使髠頭乃虞擲果而禁投桃末咏摽梅而歌冰泮不疑他意祇問失時○禮部一凡婦年已衰邁猶然脂粉翠鈿以固寵幸擬坐以服飾違式律笞五十逐出免供判曰翠鬢香雲豔質曾邀帝寵栁眉桃靨嬌姿準擬人看不

知出塞明妃顏華已非舊日抱裯婕妤形容頓異當時乞憐未必希恩掩袖殊令憎惡態固難堪情猶可憫一凡婦舊妾原非得已乃自誇賢德冀人贊美擬坐以現任官輒自立碑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膏雨和風令望應流於萬里深仁厚澤芳譽自播於千年故口碑載道逢人惟說峴山而尸祝由心至今詠思棠茀何乃事因情近名與實違謏向人言攘爲己德苟傳聞不察幾欲勒之貞珉久假不歸竟爾廁於賢哲盜名有禁功令宜遵一凡婦暗令腹婢借名罵奴僕因及夫妾併有子之

妾擬坐以公差人員役欺淩長官律杖六十徒一年主婦辨非主使記過一次判曰浪蝶狂蜂奚顧新蓓嫩蕊暴風驟雨那管細果花胎猶如狐假虎威豈惜鼠投器忌雛護身有符苟犯法無赦主婦記過牙爪必懲一凡婦買妾入門必使魘鎮或挂己褌于門首或置棒槌于門限內種種不一擬坐以禁止師巫邪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玉顏未入輪迴九轉之腸象管初吹聲斷百年之夢不用千金買賦陰求片鐵鑄符一紙硃書宜投蛛網數行秘錄忽墜迷途性情制以鸚哥精爽攝爲

虎倀是蓋幻而無跡即或殺之氓蹤者也淫覡邪巫痛懲遠屏一凡婦因夫買妾便設經堂修齋禮懺惟同僧尼往來擬坐以左道惑衆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楊柳新栽昨夜幾番風雨荼蘼初架曉來無數葛藤蛾眉入而粉黛衰鴉鬢添而鸞鏡掩妝閣因而繡佛琴堂用以繙經寄怨毒於瞿曇發幽憤於般若淫豔媌尼嬉禪和而入室貪癡釋子披緇戒而踵門閨閫從此踰閑性情由之難制是用履霜杜漸故爲首禁嚴懲一凡婦嫉夫有妾從旁嫁禍造作流言擬坐以術士妄言禍福律

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深情厚貌鬚眉誤中其猜嫌伏阱隱機脂粉亦忘其忮忌是以不言掩鼻鄭袖以巧變而斃楚姬覆被殺兒武瞾以忍心而殞唐後臨風搧毒向影吹沙不第讒言離間薏實溺陷死生者也所當滿杖遠配遐陬○兵部一凡婦每夜臥必將牀前暗置桌椅等物周帀布密以防夫有他適擬坐以假宿衞人儀仗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秦王宮裏未失狐白之裘漢后禁中誰通豬馬之跡不虞竊符之魏姬特恐偷香之韓壽豈之防意如城之謀爰效入苙招豚之計坐以假

借罰其愚騃一凡婦因夫夜起溲溺不行通知即疑其私婢生嗔毒駡擬坐以夜禁不嚴律笞五十判曰牀內青銅原屬懷姦之具枕邊玉盒用爲護身之符乃祟垣何處飛奴簾外勿驚人影醒來夢話郎已夢到高唐醉後消魂身逐魂遊楚館彼固失告此則疎防一凡婦使用婢女不許面粉鬢油止令破衣敝履充作夜不收打聽丈夫外事擬坐以私渡關津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粉黛三千既無藏嬌之屋金釵十二屆爲下陳之材況羅刹夜叉分途勾攝而山精水怪匿影潛窺出入自有

關防內外豈容飛越爰書有禁城且何辭一凡婦見夫入妾房言語即假借公事突入衙散擬坐以擅闖轅門律如止諢擾不作嗔狀引例末減笞五十免供判曰翡翠牀前方調鸚鵡之舌水晶簾外忽來獅吼之聲不徒花上晒衣未免腹中藏劍有心心術不端無心見識不到一凡婦度妾與夫正值綢繆之際忽喚妾起屬以他事擬坐以擅調官軍律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判曰酣戰方深浪子春風一度金牌忽召夫人號令三申既撤白登之圍詎有黃龍之望隳功西徼先軫之唾固宜孥肘

東牕長舌之罪雖貰宥以生令猶爲寬典○督捕一凡夫入妾室妾慮主母之嗔因而逃入妻所妻遂閉之不令出戸擬坐以窩隱逃人律杖一百流徙尚陽堡判曰桃源有路本期接引漁郎梅子多酸未便相延洞口效紅拂之宵征非得已也豈文君之私奔意何爲乎爾乃冥心已會故託於李上蔡逐客之書妙諦全窺竟不學魯男子閉戸之美汝既有意於窩逃吾將按律而問擬○刑部一凡婦見夫與妾就寢故意不臥隔房頻問瑣屑事務擬坐以聽訟應迴避不迴避律笞四十判曰鴛

夢初諧正慮窺簾鸚喚蝶棲未穩何堪聒耳蛙鳴既干迴避之條難辭撓法之譴量從薄儆以蔽厥辜一凡婦設榻於自已臥房妾侍夫寢必抱衾裯以就即使合歡不令暢遂併不得謔語一字擬坐以不應禁而禁律杖六十判曰臥榻之側本非鼾睡之鄉忌者之前又豈詠諧之地桃花三汲猶虞浪動潛鱗鶯囀一聲更怕驚翻宿蝶是宜通禁允此嚴懲一凡婦因夫偶飲妓家遂令端跪牀前自仍假寐更餘不允發放擬坐以告狀不受理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蛺蝶偶入花叢原非貪宿蜻

蜓薄游水際未免沾濡況風過帶香何關薄倖而衣沾剩粉聊以娛情爾乃頓發嬌嗔罔顧黃金之膝居然假寐任憑玉漏之催眞變羊之巫可誑而逆鱗之怒難批矣懸案過情杖遣不枉一凡夫詞婢婢極力洒脫以致頰紅肉顫妻乃不察仍搆婢毒打擬坐以官司故出入人罪律杖六十以增減輕重論判曰狹路相逢幾餌身於豺虎投梭峻拒得幸脫於鷹鸇顫斷香肌益爲雲橫烟鎖紅堆粉面豈鬭雨後霞生不申法於強梁反宣威於弱質故出故入按律何辭一夫與妾寢且入妻房妻

乃托故敲釁需索首飾衣服擬坐以因公科歛律計贓從重論贓未入手者杖六十判曰終年交頸曾無感於寸衷一旦分甘遂矜懷於大賚翠環金縷非可要挾而求寶鈿綉衣務在隨宜而錫爾需索既出於機心將擬罪應同於科斂一凡婦因夫娶妾假病臥牀不喫茶飯其夫委曲勸解仍忿言詬詈及腹婢私進飲食則啖之人至輒復藏匿擬坐以夤緣作弊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銀牙正闢何心翠釜紫駝繡戶無人輒啖金虀玉粒若彼陰險之情爲鬼爲蜮業已覘其一斑矧其閉藏

之跡如虺如蛇寧能防之久後縱茲不治長此安窮一凡婢薄有姿色見其悄悄修容輒以誘漢痛詆擬坐以故勘平人律杖八十判曰桃花沐雨夫豈有意呈嬌梅子合酸遽謂揉脂獻媚必了頭盡屬花面郎毒口見其蛇心爾太多疑罪同故勘一凡婦看戲見有演及妾妓者輒曉曉不止併罵點戲之人以及自己丈夫擬坐以決罰不當律笞五十判曰雅劇新聲不過逢場偶作芳姿豔質藉以合席同歡事爭遐靡麗之情詞必出佳人之口爾乃覩花容而色沮聞鶯囀而神傷觸目驚心當

歌疑讌誰家薄倖故開作俑之端郎實猖狂翼效跳梁之習金裯鼎沸嫻友波騰鼓焰無端笞懲有律一凡婦責婢慣及下體私處擬坐以決罰不如法於人虛怯處非法毆打律成傷者笞四十判曰前代腐刑爰書久削編民閹割憲典嚴懲在男子而已然況女子乎何有爾乃借公洩忿聲罪討於包茅乘興宣威肆戈矛於夾谷如驗有傷按律究擬一凡婦值夫外出即將夫妾併有妊之妾陰賣並不擇人論價逼妾知覺不從或以燒香等事誆騙出門擬坐以監守自盜律杖一百發尚陽堡

同謀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小往大來本蓄分甘之怨毋以子貴愈深固寵之憂詎料君子之遠行恰值紅顏之薄命一副狠心辣手早定調虎離山抜去眼釘推入火坑辱當鑪而不惜雖換馬亦欣然傷情極矣憐何如之其最毒之元凶固應遠徙卽爲從之惡黨勿令網遺一凡婦端坐令夫跪受刑杖如不依從卽號哭不已擬坐以威勢制縛人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毒龍飛怒白日晦而海水揚乳虎橫行谷風生而狐兔伏吼聲正厲鼻息敢舒彼既肆無忌憚我持律以重懲一凡婦多蓄

婢女每同夫對飲不許婢立己後恐美目之盼向夫傳情擬坐以誘人犯法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錦繡成行勿使肉屏障後鴛鴦羅列莫教花陣當前蓋防對面芙蓉密訂同心之約燈前秋水暗邀月下之期不知慢藏之招實爲治容之誨爾故陷之罪還責爾一凡婦毒打婢女其夫一言勸解便謂私婢愈加鞭笞擬坐以寃屈平民爲盜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毒手老拳勢難坐視纓冠披髮跡涉嫌疑乃詞以情遷卦因變動貪非盜璧浪指懷春屈法枉賍擬徒决杖一凡婦不能容妾反

飾嗔作喜以市賢名願稱姊妹無分大小及妾入門非
禁卽賣擬坐以欺詐官私取財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
夢中之蘭玉未占被底之鴛鴦難共琵琶隔院聲已遠
而莫疑鸚鵡巽籠語屢調而勿覺顧耳屬於垣趾不旋
踵王丞相之驅車爲淩諸婢戚少保之肉袒奚獲二雛
爾乃蜜裏藏刀必欲花開逐蝶狡亦甚矣罰豈容輕一
凡婦與夫小有閒言便呼兄喚弟肆行強横以壓制夫
妾擬坐以假冒官兵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日麗雲
閑風忽變而成颶波恬浪靜石偶激而生瀾巧令如虎

如狠鬬然吠聲吠影黟當猛鷙搏鷹不啻羣鴉噪鳳蠢茲醜類法所必懲孰為主謀訊明發遣一凡婦舉動恣肆因夫稍違輒指稱聽信婢妾之言哭訴妯娌鄉黨擬坐以越訴律如汙人名節杖一百發烟瘴充軍判曰冀幄大權在手先以蜚語螫人蓋因蠱惑於心奚啻含沙於口不知盜嫂之事猶可解也至若通妹之誣豈能堪乎天譴難逃王章莫貸一凡婦見夫有恙便歸罪婢妾醜言播告衆人擬坐以假公營私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紙帳呻吟遽稱此風之始竹牀偃仰遂生爲厲之階

豈知閨閫之事甚於畫眉乃以中冓之言指為牆茨意欲如將軍體戀因入言而驅姬恐難同太傅暮年以老病而放妾假借釁端誑誣加等一凡婦打罵婢妾吼聲震外併罵及親友者擬坐以辱罵尊長律無服笞二十有服笞五十期親同胞杖一百伯叔師友各加一等判曰虎牙橫噬豈避賢豪烈火蔓延寧分玉石西楚大呼鐵騎重圍辟易河東一吼拄杖落手茫然魚無耳而深藏鳥高飛而迥舉此蓋司晨之牝非特門內之妖已也就族黨之尊卑定科條之輕重量從分別予以自新一

凡婢年稍大婦恐夫沾染即行鬻賣另買小者供用擬坐以略賣人口律杖八十徒二年若略賣至三口以上枷號一箇月發邊衛充軍並追價入官判曰絲柳初垂便關心於黃鳥夭桃未放早留意於遊蜂以防微杜漸之懷作出陳易新之舉刈菜竹以植黃楊驅修翎而蓄蚱蜢律以略賣允蔽厥辜一凡婦見婢垂髫夫或屬意竟不謀之於夫擅配家奴擬坐以屏去人服食律杖八十判曰桃花含蕊何須便嫁東風蚌孕猶胎豈遂揚輝北渚預作納履之猜何其遽也陰爲捋虀之計不亦泰

乎擬以重杖抑彼機心一凡婦知妾有姙故使勞力以致墮胎併令產中飲食失時擬坐以窩弓殺傷人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海棠新放將有色而無香荳蔻初含幸漸開而結實滿園春色誰是宜男共祝天孫若爲乞巧甫徵蘭夢旋起鴆謀致使瓜未熟而蔕已離木向榮而心先蠹覆巢豈容完卵殺母必更傷兒詎止暗地害人是且明欲絕後置之縲紲大快人心一凡婦因事與夫反目卽駡言寵妾身投屎窒經宿不回擬坐以背夫逃走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久蓄疑猜若無半隙稔

懷怨恨巧爲片言禪關藍宅允爲解脫之門妖廟淫祠本是藏姦之藪縱非紅拂之奔難洗緇流之辱投之有北永絕南還一凡婦抓碎丈夫面皮併嚙傷肌膚者擬坐以妻妾毆夫律杖一百徒三年願離者聽判曰情緒偶乖笑裂千端錦繡幽思乍觸怒敲七尺珊瑚狂飈發而松柏摧驚濤轟而蘭蕙損金閨虎坐玉潤羊眠旣昧三從須嚴七出一凡婦特令腹婢私行窺探互相談論以致婦之面色忽白忽青微微冷笑擬坐以竊盜不得財律笞五十免刺判曰紗牕隙底潛聆蟻鬭之聲脂粉

塲中化作鵾張之態百螢惑眼千祟蠱心蜀碎芙蓉吹上桃花之面南香含笑如嚬漢女之妝薄笞少懲姑免深究一凡婦聞妓女送夫扇巾等物必搜尋裂碎擬坐以毀棄器物律准竊盜已行而不得財律笞四十判曰采蘭贈芍雖屬淫風煮鶴焚琴殊虧大雅況適情引趣非藍溪水之紗貽管是憨憬認江皐之珮留之增爲韻事毀之自取其尤○工部一凡婦置妾衾裯牀笫故令窄小止堪一人獨臥者擬坐以造作不如法律笞四十判曰花蕚誼重會傳大被之風燕雀情深夙著聯牀之

美卽眉公之新式未聞狹彼規模非楚宮之細腰何故減其繩尺旣稽古而無徵曷據律以示戒一凡婦因夫欲往妾所乃身先誘敵及酣戰良久已挫其鋒始合就妾擬坐以虛費工力採取不堪用律坐贓論罪杖一百徒三年判曰嫩栁堪折方圖良夜佳期而老蚌饞涎反欲爭先奪食壯哉銳進之氣此處不饒休矣罷乏之兵彼將何補罪不止於阻撓律應坐以虛費㝵稽贓跡雖城且而猶輕究厥姦謀迅决杖以發遣

史閣部書

順治元年六月攝政王遣南來副將韓拱薇等致書明大學士史可法曰予向在瀋陽卽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托其手泐平安拳致衷曲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荼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界在東鄙獨效包胥之哭

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勲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

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

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

燬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

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耻孝子仁人當

如何感恩圖報兹乃乘逆寇稽誅

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

可謂平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

賊但爲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

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

天有二日儼爲敵國予將簡西行之銳卒轉旆東征且

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

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

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

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輓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為

殿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寧忍隨
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
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一身瞬
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余實有
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
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宣意可法旋荅書曰大明國
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啟
大清國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
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

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眞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尚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敬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莫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折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

之甲立翦兇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柟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

國破走逆賊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淸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向頂禮叩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具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承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言乎推而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靑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

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閒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仇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率皆以正統予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

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窺此幅幀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乎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讎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

戞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弘光甲申九月十五日按史閣部荅書用紅帖寫皮面寫啟字蓋印卽係督師輔臣之

印六字每頁四行連擡頭共二十字原書存

內閣攝政王書載本傳而閣部覆書不載想當時諱之

也

世祖章皇帝聖諭云朕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

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

傳乃得讀其文所爲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

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旋遣人報

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

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

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姦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而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餉頓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為力惟有一死以報國不亦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誶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辯亦

仍明臣尊明之意也予以爲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并命附錄于後夫可法卽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天祥而生則出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恭讀一過仰見我
烈祖聖度之大

萬歲

馬伏波平蠻吏民皆伏呼萬歲此猶曰對將軍而頌天子耳吳良傳註東觀記曰門下椽王望諂稱太守功德椽吏皆呼萬歲則誕妄矣又新序梁君出獵見白雁羣

公孫捷下車拂矢云云梁君援其手上車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他人獵得禽獸吾獵得善言也自稱萬歲更奇

鋼

世所謂鋼鐵者用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鍊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曰灌鋼此乃僞鋼耳鐵之有鋼也如麪中之有筋濯盡柔麪則麪筋乃見鍊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矣見宋沈存中括夢溪筆談

修竹楊家

唐楊相國收江州人四子發假收嚴發以春爲義其房子以祝以乘爲名假以夏爲義其房子以𩔖爲名收以秋爲義其房子以鉅鏻鑣鑑爲名嚴以冬爲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爲名蓋有文學登高第人呼修竹楊家所以別于靜恭諸楊亦猶桐樹韓家也其取子名亦有謝莊風月山水景之意

古字

古字不全往往借字如古無順字若順也古無眞字誠

眞也古無是字時是也又古未有雙聲而其機已見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此二合之音切字之原與聲俱生莫知所從來也

李赤

李赤自比李白後爲厠神所祟而死見柳子厚集赤有十詩在姑熟堂下署李白名東坡讀之以爲淺陋不類太白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

說者曰帝喜霸之能寫眞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太僕自愧歎無技以蒙恩賚耳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此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帝旣見先帝之馬當軫羹牆之念反含笑而賜金曾不若圉人太僕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也此解新奇而有理

蓴菜

漫錄又載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蓴鯽之奠晉張翰亦以秋風思蓴鱸蓴生于春至秋則不可食何二

公皆用千秋云云不知蓴菜春秋二生秋蓴更肥于春蓴江南人於早秋宴客必薦此品北産固不解也

繡帳錦帳

司馬溫公娶子婦聞其家有繡帳陪贈毅然不許入門王荆公嫁女于蔡卞以錦爲帳未成禮而華侈已聞于外一日神宗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亦用錦帳嫁女急舍之開寳寺福勝閣下爲佛帳夫以宰相之尊一帳之間矜重如此近日蘇杭嫁貲靡費帷帳至有飾以珠玉者其他之僭侈無論已傷哉誰挽此頹風也

禽獸殉難

唐明皇每大朝會有舞象祿山在長安見而羨之及篡位欲以誇諸胡宴凝碧池令牽象出象見非帝不肯拜舞鞭之號叫徹殿陛遂以不食死唐昭宗蓄一猴善諸戲帝愛之名孫供奉後全忠篡位此猴見座上非帝跳躍號哭觸階而死宋帝昺蓄一白鷴後見帝蹈海遂連籠自投于海中余謂毛羽之屬盡義者多盡忠者少此可以立一廟合而祭之以愧夫天下之人面獸心者

帝王別號

宋高宗自標其室曰損齋後人以爲帝王別號之始閱墨莊漫錄載宣和間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內有發願看經文自稱蓮峰居士則五代已有之

成語對

劉蕡下第我輩登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成語天然東坡所對見釋惠洪冷齋夜話

粵僧詩

廣東海幢寺僧今種魯連臺詩沈文慤收入別裁此外

又有約游山陰五律一首云最恨秦淮柳長條復短條秋風吹落葉一夜別南朝范蠡湖邊客相將蕩畫橈言尋大禹穴直渡浙江潮一片神行有不可攫拏之勢

文人詩

從來工制藝者未必工詩以心無二用也然余謂非真文人耳若眞文人未有不能詩者且文人之詩方能入細有明至今騷壇之卓卓者非即臺閣之錚錚者乎熊鍾陵姑蘇懷古詩云舊時江水舊時潮難怪行人說六朝飛過夕陽鴉點點散來秋草馬蕭蕭多年王氣山頭

寂昨夜鐘聲夢裏消欲問興亡向何處秦淮沽酒破無聊風流悲壯何嘗有一點學究氣也

動物出土

寧波奉化瀕海一帶有業種蚶者血肉之品出以種植奇矣然猶溼生化生之物耳至西域種羊理尤難解又大竹林中有物名筍根稚子鼴鼠之類畧似人形烹食極其鮮美江西饒州一路多有之東坡有筍根稚子詩

公牘

孫伯純知蘇州有不逞子弟與人爭伏字犬當從大因

而搆訟靖康中小民易子而食有以肥瘠不勻因而涉訟此等公牘甚奇

誤出經題

乾隆甲寅浙江鄉試易經題誤出離爲目爲火宋方勺泊宅編載符建中浙江鄉試易經題誤出爲布爲金無獨有偶如此

餳字

嬾眞子載唐人作寒食詩欲押餳字以無出處遂不用按劉夢得不敢押糕字人人知之押餳字不敢者不知

何人

押木字

王禹玉秋解試瑚璉賦上希顏氏願爲可鑄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木端木官韻他卷率云粤惟孔門厥有端木並押于第二韻此獨于第六韻別意押之無不以爲奇巧

太公年

太公八十遇文王相傳之說也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仍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體仁行義年

七十二乃設用于文武剛遇東方朔滅了八歲卻被宋玉硬展了十年幸而此老壽長揣再釣魚三千六百日可也

里老荅縣官

前明慈溪令某公下車欲厲威嚴乃進里老謂之曰汝曹知滅門刺史破家縣令乎有桂姓者荅曰邑士多習詩但知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他未之前聞也令默然

諱

國諱公法也憲諱私情也下爲上諱下之盡禮也上責

下諱上之不情也宋田登作郡自諱其名人有觸之者即怒于是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花燈吏人遂書榜揭于鬧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又宋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曰兵士其妻齋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人傳語曰今日大人供十八阿羅兵士太保請官點兵士書都下哄然傳以爲笑刻意爲此必有爾許話柄又某朝官諂事蔡京呼之爲父合家不許犯京字眷屬犯申飭奴婢犯箠笞賓客犯罰酒自犯手批其頰其無恥乃至于此又宋稗類鈔載有上官某名申最惡人犯其

名一日有知縣進見問曰某案如何矣曰業已申郡上官微露其意曰汝便不申也罷對曰此事斷含糊不得卑職申郡守不理即申監司申監司不理即申臺院一次不理申二次二次不理申三次申來申去直待申死方休上官雖怒之而無如何反笑而遣之惹人搶白是亦何若善乎杜祁公之言曰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則所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焉公帥邠州三日孔目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惟諱取枉法贓吏悚然而退父母之諱且不必而況己名乎

孿生次序

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爲長謂受胎在前也或以先生者爲長謂先後有序也愚謂當以先生者爲兄夫紀年者紀生者將來所得之年假令二人一生于除夕亥時一生于元旦子時則先生者不但長一時一日而且長一歲矣即使將來同年月日時死而紀壽總高一歲烏得不爲兄耶

四克

宋張汝弼大正鄉試主司命題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

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榜發被放夢神人告曰
汝若再遇四克始克有濟自以爲經中再無四克此生
科名休矣後淳熙丁酉題云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
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同舍有與張
相識者厲聲曰汝彌可賀題中有四克矣遂獲雋

日月燈

王荆公在經義局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
足以配日月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
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首肯見宋永亨搜采異

聞錄

拾遺記

王子年拾遺記云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游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奏㛹娟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薰茅爲旌刻玉爲鳩置于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

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浛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世俗謂游讌之處爲桑中也詩中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類此也白帝子苔歌四維八埏眇難測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峰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栖息及皇娥生少昊曰窮桑氏亦曰桑邱此等事蹟原屬渺茫不足信而所寫則一則淫豔浮詞也然其

筆墨之間何等空靈縹渺自是晉人吐屬若使唐人寫之不免冗長若使宋以後人寫之便黏皮帶骨惡狀難堪矣故前人以小說惟漢爲最雅最趣觀極猥褻如秘辛一錄可知

尚主

前五代諸駙馬以尚主爲苦宋孝武朝至有連名具寃單者可笑也天子之女驕貴自不必言然恃勢凌虐則不可也唐宣宗選于琮爲壻連拜秘書省校書郎右拾遺賜緋左補闕賜紫尚永福公主事忽中寢丞相上審

聖旨上曰朕此女子近因會食一處對朕輒折匕箸性
情如此此恐不可爲士大夫妻許琮別尚廣德公主亦上
次女也天子之女且不可任性況其下者乎

臺閣詩

高文艮公謝

恩賜花砌黃馬褂詩云冠飄雀翠天風細衣染鵝黃

御氣濃齊次風宗伯觀

御射詩云容節中和

天子射弛張高下

聖人弓何等正大先文莊公恭和
御製行竈詩云依山列幔隨疎密因地爲壚各淺深穿
穴不須陶冶埴拾薪端可溉烹鬵升烟遙結千廬白移
壘空存萬突黔莫訝風餐兼露爨自來增減重韜鈐當
時爲人所稱孰謂應
制體不能工也

奇逢

國初浙東亂時諸暨陳氏女年甫十八爲杭鎭撥什庫
所得鬻于銀工遁之堅不肯從杭人朱贈生尚御郭宗

臣捌義釀金贖難民知女之義贖之方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之卽其夫也翼日贖一嫗至乃其母也繼又贖一嫗至乃其姑也有兩翁覓妻踉蹌而至門卽其父及翁也兩家骨肉一時完聚遂合巹結裝而歸之此較李笠翁巧團圓更奇莫謂天下無異事也

日月如丸如扇

夢溪筆談或問余日月之形如丸如扇耶（卽平圓 渾圓）余曰如丸以月盈虧可驗也月無光日之耀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

光稍滿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雖相値而不相礙塗粉之喻明顯之至

陽朔縣

阮芸臺協揆督粵時有屬吏欲求劇縣託宮保相知某公道地宮保曰官可自擇乎可自擇則吾舍節鉞而爲陽朔令矣某問故公曰陽朔荔浦山水奇秀甲于寰區吾於閱兵時經過今猶夢寐不忘向以爲一時戲言而不知語有所本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云王侍郎贊中

朝名士有弘農楊蘧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談不容口一日不覺從容形于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公曰某未曾打人唇綻齒落何由而見因之大笑後楊宰求遐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乃知才人吐屬眞無一字無來歷者

典故歧出

閣黎飯後鐘事及御溝流紅葉事屢見紀載而各異其人究不知當以何爲據